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負曝閒談 第十二回 講維新副貢失蒙館 作冶游公子出學堂

話說殷必佑好不容易熬來熬去，熬到重陽之後，打聽得放榜的日子是在二十四晚上。一面托南京的朋友，要是中了預先給個信；一面又關照自己家裡，二十四晚上不要關門睡覺。諸事已妥，才略略把心放下。到了二十四這日，便把他急的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在書房中踱來踱去。有時想著文章內哪句少意義，哪句欠功夫，便心灰意冷，就流下淚來；有時想著文章內哪句極精神，哪句頂光彩，便興高采烈，哈哈大笑起來。學生們看見先生又是哭又是笑，弄得絲毫不懂。這晚東家又備出四碗菜來：一碗是炒蜆肉，一碗是炒雞蛋，一碗是燴銀魚，一碗是燒豬肝，另外一壺酒。

小廝捧將出來說「這是東家預備著給先生等榜的。」殷必佑自從到館之後，每天豆腐青菜，把他鬧得慌了，今兒看見這四碗菜、一壺酒，猶如天上落下來的寶貝一般。當下一個人自斟自飲，吃得有些醺醺了，才把飯來吃。吃罷了飯，一頭倒在牀上便睡著了。直到大天白亮，方才驚醒，依舊杳無消息，知道舉人漂了，便歎了一口氣，一步一步挨出城來了，僱了一隻舟冒舟冒船，徑回諫壁。在船裡看見夕陽紅樹，沙鳥風帆，無窮秋色，也解不脫他心裡的牢騷。不到兩個時辰，搖進了一個小小村莊，這就是諫壁了。

他家中，父親拄著拐杖，在門前和僱著的長工說話。旁邊立著兩三個鄰舍，像是等他似的。見了他，齊說道：「回來了！回來了！」

殷必佑忙問：「你們為什麼這樣亂嘈嘈的？」他父親道：「今兒一早，學裡的門斗到家裡來，說你中了一名副榜，鬧著要多少錢，多少錢。我們不肯，他把囤裡米也挑去了，圈裡的豬也捉去了，像強盜一般凶狠！如今不得主意，等你回來，和他理論。」殷必佑聽了，半憂半喜。憂的是中雖中了，卻不是整個兒，將來若要求取功名，還要上南京鄉試，不過省了歲科兩考；喜的是這麼一下，勝於名落孫山。他平常把做官念頭橫在胸中，捫局章程看得爛熟，將來由副貢底子，或是加個知縣，是可以免人保舉一筆錢的。當下開言對他父親道：「這都是小人之見，父親不必生氣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引他父親進去，並讓幾個鄰舍坐下吃茶。長工自去開發船錢。

殷必佑剛到堂中，看見報單高高貼起，是：「捷報貴府少老爺殷必佑，江南鄉試中式第二名副元。」又不覺鼓起幾分興致來。又一會，里正團董得了信息，趕來賀喜。剛才那幾個鄰舍，也各從家裡回來，帶了幾升炒米和幾十個歡喜團，與他賀喜。殷必佑的父親是個土財主，除了耕種刨鋤之外，其餘絲毫不懂；早上為著學里門鬥挑了他的米，捉了他的豬，心上十分著惱。現在看見里正團董都老封翁長、老封翁短的奉承他，才知兒子這副榜有些用處。轉念一想，把一腔怒氣，都化在爪哇國去了。

過了幾日，殷必佑也得出門去拜老師，會同年，做那些故事。東家裡明年既連了館地，又加了束脩，更喜之不盡。眼巴巴到下科去再中他一個整個兒的。誰知那年皇上家裡下詔維新，把八股一齊廢去，另換了什麼策論，還有叫作《四書五經》義的。殷必佑聽了，賽如打了一個悶雷，心裡想：「這策論，書院小課也常常問的。倒是這四書五經義，自己敢具結，不知它是件什麼東西！」無可奈何，請教別人，別人亦只能略舉大凡，不能窮原竟委。這個時候，鎮江的風氣漸漸開通，就如黑暗裡得了一線光明，然尚不能十分透徹。有幾個唸書的，立了一個閱報閱書會，把上海出的各種報紙，譯的各種書籍，一種一種的買齊了，放在社裡，聽憑人家翻看，借以啟發愚蒙。殷必佑的東家本做錢莊生意，在上海立有字號。殷必佑特地托東家，叫人在上海另外買幾種好的報，幾種好的書，以便簡練揣摩，學戰國時候蘇秦的樣子。

真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殷必佑在這上用功了半年，心裡也有些明白了，懂得有什么二千年歷史、五大洲全球那些字面。有時與人談論，便要舉其一二，誇耀於他。比他下一肩的那些秀才們，便送了他一個外號，叫「維新黨」。殷必佑想道：

「維新黨三字是個好名目，我不妨擔在身上。」自此，人家叫他做維新黨，他亦自居為維新黨，動不動說人守舊，說人頑固。

人家如何答應他呢？自然而然要鬧出口舌來。鎮江城裡，有兩個發科發甲的老前輩，聽了便不自在，說：「殷家小子偶爾僥倖中了一名副榜，不想巴圖上進，卻學這種口頭禪來嚇人家，想來不是個安分的！」他東家聽了，便透個風給殷必佑，叫他以後斂跡些。殷必佑大為不然，立時辭了館地，到家收拾收拾，帶了盤纏，要到上海學堂裡去唸書，竭力做他的國民事業。他父親也攔阻他不住，只好聽其自然。

原來那時候，上海地方幾幾乎做了維新黨的巢穴：有本錢有本事的辦報，沒本錢有本事的譯書，沒本錢沒本事的，全靠帶著維新黨的幌子，到處煽騙；弄著幾文的，便高車駟馬，闊得發昏；弄不了幾文的，便筆路藍縷，窮的淌尿。他們自己跟自己起了一個名目，叫做「運動員」。有人說過：一個上海，一個北京，是兩座大爐，無論什麼人進去了，都得化成一堆。

殷必佑這個維新黨，既無本領，又無眼光，到了上海，如何能夠立得穩呢？自然是隨波逐流的了。先到一個什麼學堂裡去投考，投考取了，搬了鋪蓋進去唸書。上半年念的西文，下半年念的是中文。吃虧一樣，殷必佑是鎮江口氣，讀珀拉瑪不能圓如，自己心上十分著急。遲之又久，聽聽自己，聽聽別人，漸漸的一模一樣，方才罷了。學堂裡的規矩，除掉念西文念中文之外，另外有一兩個時辰，叫他們退到自修室裡，做別樣的功夫。列公要曉得，自修室就是自己的房間，名為做別樣功夫，其實叫他們歇息歇息。有幾個好動不好靜的，便你跑進我的自修室，我跑進你的自修室：有品行的，不過談天說地；沒品行的，三個一群，四個一簇的，講嫖賭吃著的經絡，講得絲絲入扣，井井有條。殷必佑是沒有見地世面的人，聽了心癢難熬，想出去小試其技。無奈這學堂除掉禮拜日可以聽憑學生出入，其餘日子門口稽查極嚴。殷必佑只得禮拜日這個空兒，約了幾個同窗，上上茶館，看看馬路上的車水馬龍光景，已覺得心曠神怡。晚上回到學堂，不免遐想。

有天禮拜，一個同窗的姓單名幼仁，卻是個世家子弟。他父親是個實缺道台，因見他在任上鬧得煙霧塵天，恐怕於自己聲名有礙，故此打發他到上海學堂裡念念西文，趁此可以攔住他的身子。誰知這位單幼仁是大爺脾氣，不曾進學堂的時候，住在棧房裡，便終日在窯子人家廝混；及至進了學堂之便，卻似飛鳥入籠，常常要溜著出來，做那偷雞摸狗的事體。學堂總辦因與他父親是會榜同年，想要開除他怕於他父親面上不甚光彩，因此只好睜著一隻眼，閉著一隻眼，任他胡行亂走。他不曉得幾時又和殷必佑說得入港，彼此投機。這天悄悄約了殷必佑同去吃花酒。殷必佑喜的心花怒放，把家裡帶出來的大呢小袖對襟馬褂、二藍線綢棉袍一齊穿上，跟著單幼仁搖搖擺擺出了學堂門，徑奔四馬路而來。

到了一條弄堂裡，殷必佑抬頭觀看，許多密密層層的都是金字招牌。殷必佑肚裡疑心：「這裡面不要是我們舊東家說過的那些票號吧？」轉眼之間，單幼仁忽然不見了，殷必佑大驚失色。定睛一看，原來在那邊等著他呢。於是兩人尋到一家，拾級登樓。早有人在扶梯口伺候著。看見單幼仁便嘻嘻哈哈的拉將進去。殷必佑暫在後面。進了房間，早有信人過來招呼坐下。殷必佑雖是老外，然而聽見那些同窗講過什麼規矩、什麼規矩，又虧得他虛心好問，所以各事爛熟於心。不過臉上禁不起一陣熱烘烘，登時紅了。當下單幼仁提筆寫成條子，吩咐分頭請客。不多一會，殷必佑耳輪中聽見橐橐之聲，一個人闖然而入，穿著一件布長衫，下邊黑襪皮鞋，頭上戴著一頂外國帽子，又寬又大，如覆盆一樣。殷必佑識得這叫做拿破侖帽，心中暗暗稀奇。